

黑吊钟



狂 熊 诚 澜

黑吊钾

狂澜

熊 诚

作家出版社

1996 · 6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黑吊钟·狂澜/熊诚著. -北京:作家出版社,1996.2

ISBN 7-5063-0969-6

I. 黑… I. 熊… III. ① 长篇小说-作品集-
中国-现代 ②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现代 IV.
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5)第 23512 号

黑吊钟·狂澜

作者:熊 诚

责任编辑:懿 翎

装帧设计:张晓光

出版发行:作家出版社 电话:5005588 转

社址: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印刷:首都师范大学印刷服务部

经销: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字数:415 千

印张:18 插页:4

版次:1996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0969-6/I · 960

定价:28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版权所有,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Signature

顺喉

黄昏。他是过落燕石，没有一刻停留。他
扑下山谷。那一丛花林！夕阳如血，整片花林
图都^红如火，万个个的花钟儿透射出灼灼的红光
，山呼海啸，天宇间回荡着惊心动魄的钟鸣。

黑市钟：他看见那棵泉边高上的黑市钟，
傲然挺立，脉脉含情。

他扑过去。她一闪。

他倒在微之隆起的青坡上。碧草幽之，春
虫唧之，旁边一棵白皙的树桩，冒出清微晶莹
的汁液。

“呀——”他竭尽全力大叫，一手拔出砍
刀，向图四周的花树砍去。眼前金钟飞逆，万个
朵残花似破邦之的金属又冷又硬，没头没脑便
砸下来。手腕一颤一颤，刀花儿一颤一颤。树
仆地

作者手迹

作者简介

熊诚，1950年7月11日在广东省信宜县出生。1968年离开广东省高要市去“上山下乡”。1981年调广东省作家协会文学学院，为专业作家。1973年起开始在《广东文艺》发表小说，出版小说集《迷幻》，长篇小说《狂澜》，长篇报告文学《凤鹏正举》。小说《黑吊钟》，《小两口进城》，《“芙蓉”日记》等分别获青年文学、广东新人创作等奖。

目 录

收藏长篇小说卷:

《狂澜》.....	(1)
-----------	-----

收藏中短篇小说卷:

黑吊钟.....	(339)
迷 幻.....	(360)
西江恋情.....	(420)
车 祸.....	(457)
“芙蓉”日记.....	(468)
吻.....	(483)
小两口进城.....	(494)
雨 后.....	(505)
鸡肉糊.....	(512)
飞 瀑.....	(522)
约 会.....	(536)
喜盈门.....	(544)
夏夜之梦.....	(551)
跋.....	(568)

狂 瀾

第一章

1

风从岭山峡谷猛烈地吹来，掀起的一排排白头浪像被暴风驱赶的羊群，拥拥挤挤地沿着绿色的西江河逆流狂奔。从岭山峡溯流而上的一艘陈旧的小火轮，被煤烟熏黑的桅杆上那面褪了色的国旗噼啪作响，尾部被狂风撕扯成了一条条。浓烟从大烟囱里冒出，又被狂风倒灌回船头。长长的钢丝绳绳弯垂下江水，那拖拽着的一长串木船，被盖着油毡布的货物把船只沉重地压在浪谷中。

火轮螺旋桨搅起翻着白沫的波浪，把江边长长的杉木排涌荡得剧烈地起伏。拖舶尾部有几个赤膊水手正在杀鸡拔毛。他们忽然看见三个光屁股少年惶恐地从巨浪中爬上木排，不由得忍俊不禁。风把他们的笑声刮走，只见他们在无声地咧开大嘴前仰后合。

那三个少年是秦汉、夏之谷和陈虾。

秦汉双手攀着杉排，鼻子快活地喷着水花。自上初中三年级

以来，他许久没有到西江游泳了。上初一、初二时，他虽不大用功，却垂手可得个前三名，可上了初三，他便一下掉到了中不溜儿的名位。这回他可不敢再大意，就连入了迷的乒乓球都放弃了。毕业考试一考完，他再也憋不住，要跳到西江碧净的水中好好泡一泡。嘿，许久没有来个鱼跃跳水了。夏之谷虽然各科总成绩常常中第一名，可一到水中便洋相百出。浪一涌便吓得小脸儿煞白，鼻子被水呛得发红，那漂亮得像姑娘的大眼睛一下子就变得惊如脱兔。宝贝！真是妈妈的好宝贝！开始，他连裤衩也不敢脱，真够瞧的。杉木上长出的苔藓在温暖透明的江水中悠悠飘荡，软软的绿色长丝缠住秦汉细长的手指，水面上散发出一种山野的略带腥气的甜甜的气息。音乐老师说他手指瘦长，乐感也好，适合学小提琴或钢琴。美术老师又说他临摹能力强，素描基础好，初中毕业后考广州美术学院附中十拿九稳。他不想去学艺术，因为学艺术要花费很多钱。他拿不定主意究竟去考高中还是师范学校。父母希望他考高中。西江中学是广东省重点中学，升大学比率很高，考上高中不啻于成了半个大学生。但师范学校包学费和伙食费，他下面还有两个弟妹要读书，进了师范学校，可以减轻父母的经济压力。但大学的诱惑力太大了，他不知如何是好。他知道父母虽是医院小职员，却拆骨也要供他上大学，他们是要这个面子的。

一群小鱼轮番冲上来，长长的尖嘴一啄一啄。他伸手急速一扑，小鱼机灵地一甩尾巴，就无影无踪了。须臾，它们又顽皮地围上来，啄他的身子，煞是有趣儿，他忍不住嘻嘻地笑了。

“有什么好笑的？”

夏之谷鼻子里麻辣辣的，他被水呛得眼泪也流了出来。这样的大浪，下次说什么也不来了。水面暖暖的，水下却很凉，他担心那凉凉的深水下会有什么野物拖脚。

秦汉痛快地笑着说：“之谷，这么多鱼啄得我痒死了。”

“痒？哪儿痒？”

陈虾像条黑鲑鱼般钻出水，拍着水花大笑：“鸡巴！鸡巴痒痒，是吗？”

“嘘——”夏之谷倒脸红起来。

“怕什么！爹娘给的，又不是偷来！”陈虾爬上杉排，在上面蹦跳，侧头让耳朵里的水倒出来。然后，他低下头，用手拨弄几下身下那挺挺的玩艺儿，嘿嘿笑道：“真怪，说长就长出几根毛来。喂，你们有吗？”

他光着身子在杉排跑上跑下，叫嚷道：“我是男子汉了！我是男子汉了！”

夏之谷啾啾地小声问秦汉：“他，他说是那——那毛？我，好像还没有，光溜溜的。你呢？”

秦汉笑着眨眨眼。那次冲凉，他突然发现长毛，慌得差点喊出声。他急忙用手来拔，那不同嘴唇上开始变黑的茸毛，拔起来疼得厉害，渐渐不能拔了。他忽然明白了。老师在生理卫生课上讲过生殖器官，讲过嗓子变音，讲过发育。他发觉自己变得强健有力了。过去瘦得像竹竿的身体，胸背已经呈现倒三角形。剧烈运动后的汗水有股臊味。于是他产生了一种欣赏自己肉体的欲望。他双腿用力一蹬，手扶着杉排一撑，身体在跃升中来了个漂亮的转身动作，然后稳稳地坐在杉排上。江水哗哗地从身上洒落，那富有弹性的大腿上淌着的水珠，像荷叶上的露珠般晶莹。他满意地打量着自己。一身结实的肌肉，四肢修长健美，比例匀称，恰到好处，大腿到膝盖呈流线型。江水洗去了肤脂，阳光晒得白皮肤现出微红的颜色。

“秦汉！陈虾！哎呀——”

夏之谷突然大叫起来。

秦汉抬头一望，不禁倒吸一口冷气。

只见拖船拖的一长串木船已缓缓驶过，后面跟着一艘花尾渡，甲板上站着几十个男男女女指着秦汉三个在嘻哈乱叫。花尾渡后面闪出一艘汽艇，箭似的射过江面，扇起一片白色水幕，飞也似的向杉排开过来。汽艇上有两个人，一个戴白色太阳帽的似乎是个小姑娘，正捂着脸蛋尖叫。

秦汉慌慌张张滚下江水。陈虾仍然叉腰站在杉木排上，光溜溜一丝不挂地向着花尾渡和驶来的汽艇大叫：“看呀！没见过么？”

秦汉急道：“陈虾，快下水！”

“怕什么！他们又不认识我！”

“呸！哪家的野孩子，这样不识廉耻！”汽艇上一个男人大声喝斥着，突然提高嗓门大喊：“跛脚佬！是你的马骝仔吗？你还不出来管一管！”

“妈呀，是我爹的熟人！”陈虾惊叫一声，闭眼便往江中跳去。

跛脚老爹闻声从岸上渔棚子里钻出来，眯起眼睛一瞧，便高声答道：“老李呀！怎么啦，这群马骝仔哪儿得罪你啦？”

汽艇突突突地慢了下来，靠在杉排边上。跛脚老爹一拐一拐地迎上去，接过缆绳拴好。一个高大的中年男人敏捷地跳上来，转身把小姑娘拉上杉排。小姑娘低着头，脸红得就像熟荔枝，一只纤细白嫩的小手捂住眼睛不肯放开。

“跛脚佬，看看你的野猴子把我的小妞儿欺负成什么样子！”

“虾仔！你搞什么鬼？”跛脚老爹怒喝。

三颗脑袋浮在杉排后的水面上不敢动弹，陈虾半晌才壮起胆子嘟哝：“我们没有惹他们呀，鬼叫他们什么地方不看，偏看我们的光身子。”

跛脚老爹不由得哈哈大笑：“你们这群光屁股马骝仔，成精成怪了！”

那高大的男子也大笑，叉开手指作了剪刀状：“下次再碰见，看我不阉了你们的小鸡巴！”

“爹呀！”小姑娘臊得不行，连连跺脚。

“好啦好啦，睁开眼睛上岸去吧。”姑娘父亲打趣着，“你还捂着眼睛，那我叫这三个小家伙把你抬上去算了。”

太阳那巨大的火球落在江面，大江熔金，恍如满江燃烧起来。江对面的城市没在落日光晖中，对岸高岗的白色航标灯塔柱白晃晃的分外耀眼，羚山峡谷上部被夕阳染红，山脚处却袅袅冒出淡蓝色的氤氲，远外的江水也逐渐幽蓝。江风慢慢微弱下来，岸边一望无垠的甘蔗绿波荡漾，掌掌私语。跛脚老爹用勺子搅动着篝火上的一个旧军用铝锅。夕阳下几乎看不出火焰的颜色，只有淡灰色的烟雾混和着锅里的水蒸气在浓浓淡淡地上升。锅里翻滚着白色的粥米和金黄色的鱼块，香气诱人。

“喂，小家伙！过来过来，我不阉你们就是了。”

姑娘的父亲亲热地大声招呼着躲在渔棚子旁边野蕉丛里的三个少年。一会儿，他们脸上挂着不自然的笑，你推我搡地走来。来到篝火边，三人突然憋不住大笑起来。小姑娘羞答答地抬起眼睛，不禁也掩着小嘴儿嫣然一笑。

姑娘的父亲很英俊，长长的眼睛又黑又亮，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军衣，却敞着怀，露出壮实的肌肉。他用筷子敲敲碗沿，说：“我叫李湘。我女儿叫双鱼。生她的时候，她妈妈梦见两条金鲤鱼从水里蹦出来，正好她妈的名是瑜，取我俩的谐音，就叫双鱼。喂，你，虾仔，跛脚佬的公子，我认识。几年前瘦得像只猴，现在倒像个样子，挺棒。你呢？漂亮的小伙子，什么大号？还有你，斯文的小书生？”

“他叫秦汉，同学都叫他‘周炳’。你看过《三家巷》吧？就是那个靓仔主人公。这书生叫夏之谷，小生角儿。我呢，文武双全的杨六郎——陈虾！”陈虾得意洋洋。在姑娘面前紧要的是第一印象。李湘开口就叫他，看来这个印象分他是拿定了。他看见李双鱼抬起头，便赶紧用目光射过去捕捉她美丽的眼睛。

李双鱼闪亮闪亮的眼睛却瞅着秦汉，秦汉也正抬起眼睑，两人目光一碰，便都急忙闪开了，然而李双鱼下意识地又把目光扭回来，仿佛要看清什么。秦汉也又把目光转回来，两人的眼光又相碰了，他们不由地都红了脸，低下了头。这微妙的神情，陈虾和夏之谷都看到了，禁不住对视了一眼，都有点不自然。

“来，我来摆碗。”陈虾忽然把碗哗啦一溜儿排开在草地上，一屁股就坐在李双鱼旁边。夏之谷却站起来，说：“我拿收音机。听听音乐。”

秦汉和李双鱼都默默地不做声。李湘快活地大笑着跟跛脚大爹开玩笑，告诉说老婆与女儿都从江门市迁来了，他的羚山林场党委书记兼场长的任命也已正式下达。“这艘汽艇棒吗？跛脚佬，你不想试一试新鲜？”

“李书记，李场长！小心呀，你吃亏就在锋芒太露。人言可畏，小心人家说你搞特殊化。”

“特殊？羚山林场场部在羚山峡谷中，市里动不动召去开会，没有汽艇作交通，你要我飞呀？汽艇是革命工作的需要。跛脚佬，你不懂。我这是经过市委批准的。”

“唉，我还是那句老话：小心无大错。你是怎么落魄到我们船队的？才一年工夫，你就忘啦？老弟，有风不要使劲吹呀！”

天色渐渐暗了，篝火越发明亮起来。

大人在闲聊西江船队的时候，少男少女也熟悉起来。李双鱼羞涩地问秦汉：“是你像周炳呢还是周炳像你？现在报纸上在批

判周炳呢。”

秦汉连忙声明：“我才不是周炳呢。周炳搞阶级调和，《三家巷》是黄色小说。我怎样糊涂，也绝不会爱资产阶级小姐。”说着，忽然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又补充道：“我是说着玩的。”

陈虾抚掌道：“当然不是，他哪是周炳那样的靓仔？人家叫他周炳，是贬低他，秦汉不是周炳那样的阶级调和派，要做革命派，对不？”

李双鱼说：“我看你倒像周炳。”

“什么？”陈虾有点惊喜。

“不是说你。我说秦汉。你的样子跟《三家巷》插图里的真像……”李双鱼瞟了秦汉一眼，天真地说。

“大家静一静！”夏之谷从渔棚子里钻出来，把怀中的收音机放在草地上，拧拧旋钮，放大了音量，“有重大消息！”

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。请听众同志注意，今天晚上八时整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全国各地广播电台联播节目里，将播放一篇重要文章，请各单位认真组织收听……”

接着是一首振奋人心的流行革命歌曲。夏之谷激动地说：“刚才我收听了一段《人民日报》今天的重要社论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》，可惜没听全。社论指出：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正在我国兴起。今天晚上播的那篇重要文章，肯定比社论还要重要！”

大家一时没有做声。蚊蚋乘着夜色开始猖狂，在人们头上扭成一团。江水一阵阵推涌着拍打杉排，野芭蕉叶像旗帜飒啦啦作响。篝火中一些未干透的树枝不时爆出清脆的声音，跛脚大爹在猛烈地咳嗽。红红的火光在人们沉默的脸庞上晃动。江畔的傍晚特别宁静。

晚上，听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

报和评论员文章，三个少年都激动得嚷着要过江回西江中学闹革命，原定第二天爬岭山寻古寺的计划也取消了。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从他们灵魂深处升腾起来。

跛脚大爹从江水中提起一只鱼篓，抓出一条大江鲤，用蕉筋穿了嘴，交给李双鱼：“向你妈妈问好。”江鲤用力甩尾巴，吓得李双鱼尖叫起来，陈虾殷勤地把鱼接了过去，拉着她的小手上了汽艇。

“陈虾，你坐前面。”李双鱼说。

陈虾乖乖地坐过去。他给李双鱼留了个位子。李双鱼却在他后面坐下，拍拍身边座位甜甜地叫道：“秦汉，快来！”

李湘解开缆绳，对跛脚大爹说：“跛脚佬，我想把你调到林场船队当队长，今天是专来问你的意见的。”

跛脚大爹呵呵一笑：“山野村夫，水上艇家，哪儿当得官儿。我闲散惯了，思想又落后，不行的，我不会去。”他用竹篙把汽艇用力往江中一推，高声说：“水路黑，老李，可得留神！”

江对岸的西江市已参差地亮起灯火。天边尚有一角青色，一缕淡淡的红痕。这边，岭山在暗蓝的天空中只剩下模糊轮廓了。